

舞蹈 艺术



26



舞 蹈 艺 术

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编

一九八九年第一辑

(总第26辑)

文化艺术出版社

一九八九年二月

舞蹈艺术
丛 刊
第 26 辑

主 编：资华筠
副主编：隆荫培 徐尔充、刘峻骧
编 委：（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克芬 叶 枫 孙景琛
刘峻骧 刘海茹 陈 冲
胡尔岩 资华筠 徐尔充
隆荫培 董锡玖 霍德华
薛 天

舞蹈艺术 丛刊 1989年第1辑（总第26辑）

中国艺术研究院 编 辑
舞 蹈 研 究 所
文化艺术出版社 出 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经 销
北京市兴达印刷厂 印 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 7印张 185,000字

1989年2月北京第一版 1989年2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39-0354-6/J·100

CN 11-1544 定价：1.85元

目 录

民族民间舞蹈

- 一次开放性的学术座谈会..... (1)
- 云南民族艺术节与全国广场民间舞蹈会演座谈会纪要
- 多朗舞研究.....罗雄岩 (26)
- 情趣盎然的维吾尔族“麦西热甫”.....建兮 一兵 (37)
- 陕北腰鼓舞述略.....海 海 (43)

理论 研究

- 舞蹈与观众.....罗永言 (51)
- 深圳特区群众舞蹈工作的思考.....廖志迈 (58)
- 舞剧的整合性.....兆 先 (65)
- 杂谈动作.....张 苛 (78)

新舞蹈艺术四十年

- 记忆与沉思.....叶 林 (81)
- 谈建国初期舞蹈理论的几个问题
- 白头编辑的期望.....顾也文 (96)

舞 蹈 家

- 雄鹰展翅迎风雨.....何士雄 (102)
- 欧阳予倩同志论中国舞蹈史.....阴法鲁 (109)

舞 蹈 史

- 武术与中国文化.....刘峻骧 (114)

中国近现代舞教育的嬗变.....王海燕(125)

外国舞蹈

保护与变革.....王仁璐著 资华筠译(140)

——保存舞蹈文化的两大要素

美国、西德现代舞的今天(一).....欧建平(149)

澳陆远望.....张平(166)

——在澳大利亚现代舞蹈团里

中国现代舞：困惑与希望的交织.....万宇(175)

——《现代舞研讨会》综述

论音乐与舞蹈的关系.....[法]安托万·戈莱阿著(179)

郑慧慧译 李胥森校

舞蹈教学

芭蕾基础教学中“倒脚”的产生与矫正.....刘碧云(184)

“因材施教”多出人才.....邱凤珊(190)

各地报刊文摘三则.....(200)

一九八七年舞蹈大事记(续).....邓建兮辑(206)

辉煌的民族艺术篇章.....[白族]杨桂珍(214)

——组织云南民族艺术游行后的思考

一次开放性的学术座谈会

——云南民族艺术节与全国广场

民间舞蹈会演座谈会纪要

编者按：1988年9月29日晚至9月30日凌晨，在昆明云煤大厦由本刊召集的观摩代表座谈会开得极其热烈来自北京、河北、安徽、新疆、广西、青海、山西、浙江、四川、江西、云南、台湾等省区二十九个单位三十多位观摩代表畅谈两次盛会，座谈会由本刊副主编刘峻嶒主持，会后一些因时间不够没有发言的同志又专程交来书面发言，在这里一起刊登如下：

刘峻嶒：首先，感谢同志们，同行们来参加我们这个座谈会，我代表中国艺术研究院舞研所和《舞蹈艺术》编辑部，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和帮助。我们这是一次开放性的学术座谈会，所有与会代表都可自由参加，自由发言。民间广场舞蹈会演，在首届云南民族艺术节期间开幕，实在是文艺界的盛事。云南民族艺术节以繁荣民族文化、发展民族经济为中心，把古老的民间舞蹈民俗文化与开放改革、建设边疆的总目标结合起来，是卓有见地的创举。艺术“搭台”、经济“唱戏”。只凭我们有限的观察，可以看到双丰收的硕果在望。根据报载，艺术节开幕之后，由云南五家银行联合举办的资金市场，头两天就夺了头采；从外省净折入资金达4.71亿元之多，超过计划2.4倍。建设资金紧张是当前举国面临的问题，云南作为一个边疆穷省，自然更是如此，但他们利用多民族的艺术和民俗文化优势，在艺术节中开办资金市场，设法向外省通融、筹措资金，确属高招，商业和外汇

收入还没有计算出来。至于在精神文化上的开掘，我们从这几场独具风采、饱蕴浓郁民族文化内涵的演出和广场、街头展示性的表演中，更有许多强烈的感受和启迪。趁热打铁《舞蹈艺术》编辑部准备在即将发稿的一期中，将发表反映这两个盛会的文章，希望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我们将敬录恭摘，选登发表。

黄济世（河北石家庄群艺馆）：看了艺术节的广场民间舞台上表演的民间舞，十分兴奋。我这次来云南参加民族艺术节，就是想看看云南的舞蹈工作者将民间舞拿上来，经过程度不同的处理、浓缩后，是否还能保持其生命力和那种宝贵的激情。看后我认为有好的也有做得不好的。广场民间舞最好的是辽宁海城《高跷秧歌》、安徽《花鼓灯》、朝鲜族的《农乐舞》等，因为他们把握了民间舞的激情。当他们舞蹈时就是一种自我表现，自我寄托、自我追求。老艺人们跳舞是其最生动、最直接的自我情感渲泄的一种方式。民间舞在这样的激情中就闪出了绚丽无比的光彩。几千年来，虽然改朝换代，可是民间舞却流传不灭。为什么？因为这是人民心理的需要。可是现在却有人提出“民间舞蹈消亡论”引起强烈的争论（贾作光插话：现在东北有几万人跳秧歌、民间舞复归了）。民间舞蹈是社会心理的反映，它受生产、生活、文化等的制约，因而它是随着人民生活的变化而变化。这种变异我们无法代替。这次广场民间舞蹈演出有他们自己搞的，也有专业舞蹈工作者帮他们搞的，这都可以。就我们河北的秧歌来看，有美的也有丑的不健康的东西，但是随着人民生活的变化，他们扬弃了丑的东西，而保留了精华。因而民间舞蹈自生自灭的决定因素是取决于他们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我们现在看到的民舞把握得好、有激情的部分，正是他们保存下来的最好的东西，人们必然会留优汰劣，只有让他们自我变化才是最合情理的。

贾作光：（北京舞蹈学院教授、中国舞协副主席）这次云南

举行13个省、自治区广场民间舞蹈会演、是一次伟大的创举，会影响到全国。如果有人问现代舞蹈的走向，那就是民间舞的复归。我们国家正处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我们吸收外来的文化，但决不否定我们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看了云南专业与业余舞蹈工作者演出，及13省、自治区的广场民舞演出，充分地显示了业余与专业舞蹈并肩前进，争向开放，今后还要互相竞争。对这次民舞的演出，《人民日报》只发了很小一条消息，我很激动，为什么得不到重视？人们总是在喊要振兴中华民族的文化艺术，可是却得不到应有的支持。中国有五千年的文化，我们拿什么走向世界？就是要拿我们民族民间的。云南是舞蹈的富矿，不是穷矿，民间舞蹈则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我们在五、六十年代重视搜集民间舞蹈，但只注意了源。现在开放了、封闭打开了，我们正处于东西方文化大交流、相互学习和竞争的时代。云南把在民族土壤中培植起来的绚丽多姿的舞蹈（业余的、专业的）经过不同程度的加工或创造，搬上了舞台、广场、看后使我万分激动，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感到自豪。中国人是聪明的，不是象有人讲的“丑陋的中国人”。我觉得我们的舞蹈正在振兴，寻根意识回来了，民间舞蹈复归了。改革中也可能有混乱的时候，如有些群众爱跳“迪斯科”、“霹雳舞”，有人说贾老师反对的，可是今年我却当上了“霹雳舞”大赛的评委主任。为什么？因为人民需要文化生活，在一部分群众还没有接受自己民舞的时候，我们就要因势利导。台湾舞蹈工作者强调民族的东西，也学现代的，林怀民搞现代舞，但他吸收戏曲中的东西。我们应该在一不当民族粹派，二不当民族虚无主义者。

有的青年人反对传统，但传统你能反掉吗？反不掉的，不要老祖宗行吗？你转来转去还是转到传统的根上来了。如马远明说：我不向生活学习，我也不向传统学习，可是你搞的《我的高原人》却有传统基因，如拍拍手、阿佤山之子、跺跺脚都是民间

舞。今天处于改革开放时代，编导刻意求新这是好的，舞蹈家们应该有独特个性的作品，这种愿望是好的，可是马远明同志说他的创作是凭着自己的本体意识，这种说法不对，你如果没有长期积累的民舞，怎能有我的高原人？离开了人民还有什么本体？我们首先不能忽视民族这个本体。

第一台晚会“云南民族民间舞蹈”，纯朴清新，带着浓郁的乡土气息，看后让人向往。我不觉得那是落后的，我也不认为没有现代意识，相反，我认为它有现代意识。我主张发扬民族艺术，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反对外国的，我不反对。芭蕾、现代舞我们要学，以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但我们不能忘记民族民间舞蹈，她是我们的“根”。我自己就是从学芭蕾、现代舞开始的，可是后来我学了民间舞才有了出路。我们的民舞在世界上应该有一席之地，要让外国人也学我们的民舞，我们的民舞也要走向世界。牛仔褲风行世界，我们的懒汉鞋也进入世界，尼泊尔等许多国家都喜欢这种鞋，里根也穿懒汉鞋。我们的民舞怎么不能走向世界？我们有五十六个民族，民舞数以万计，这是通过民舞集成调查来的。如果筛选、分类一下也有几千种。这次我看了两种不同层次的民舞、广场的和舞台表演的。许多老艺术家都激动得哭了，因为它使我们想起了五、六十年代，我们深入生活，向民间老艺人学舞的情景。那时是非常艰苦的，有时还要冒着生命的危险。过去我们下去都是与人民同吃同住、同生产同娱乐。但是在新时期我们舞蹈工作者又应如何深入生活呢？怎样接近群众、怎样搜集民舞？这是一个极现实的新问题。其次我们学民舞是只从形式出发？还是要把握住民舞的精神实质。我认为民舞最大的特性是即兴性，最大的优点是舞情。民舞是以情打动人的，这次广场民舞《花鼓灯》、《农乐舞》、《麦西来甫》就以情打动观众，而且亦有高度的技巧。有人说那些技巧高，能“翻筋斗”的是专业演员，这是少见多怪。怀远县本是《花鼓灯》之乡，许多人从小受

到《花鼓灯》熏陶，有些人父辈就是《花鼓灯》艺人。如这次参加演出“抢板橙”的小男孩，他祖父就是《花鼓灯》著名老艺人，其余演员也都是当地农民。只有我们深入生活后才会知道。我们的根是生活、是人民。“人民是我们的母亲”，我赞成这个口号。这次云南艺术节的舞蹈部分能取得这样好的成绩，我要向从事群众舞蹈工作的专家们致敬。民舞要普及就要宣传，如彝族的《阿细跳月》、轻快、热情，大家一看就会，人人都可参加进去同舞。我建议文化部应该组织一次民间群众自娱性的、大家都可参加的民间舞蹈比赛。

这次《舞蹈艺术》召集座谈会，非常及时非常好。如果有人问我舞蹈今后的走向，我就要大声疾呼：发扬中国的民族艺术。

聂乾先（民舞集成云南卷主编）：文化厅决定我们民舞集成的人不参加这次工作，所以我也只是普通观众。我认为：这次艺术节和广场会演是两个盛会，两个首届。在艺术节中最大的展览是舞蹈；最多的演出也是舞蹈。广场游行中25个民族边歌边舞多么壮观；舞台演出中有《民族民间舞》、《爱的足迹》、《我的高原人》、《味依鲁》等。有人说这次艺术节舞蹈唱主角，的确如此。

看了广场民舞后深感我们的研究工作跟不上。如广场民间舞这个词就不太确切，如改为民间广场舞蹈似好些。又如民间这个词内涵也不太准确，这反映了我们的基础理论落后，分类不清，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民间舞的走向，一种是走向舞台；一种是留在民间。四十年来基本搞的是民舞搬上舞台，即搞表演性的舞蹈，留在民间的却未得到重视。

民间舞的功能应是多种的，但最基本的有三大功能：自娱、表演和祭祀。如今祭祀功能随着社会的进步逐渐转化，其审美功能也在减弱，而研究价值却在增加。如哈尼族的《棕扇舞》、《木履舞》、日本人就在研究它，他们把这种舞与“寻根”联系

起来。民舞的自娱功能建国以来很少研究。外国的《华尔兹》、《探戈》、《霹雳舞》走向了世界；为什么中国的《打歌》、《秧歌》不能走向世界？应该值得研究。另外，民舞走上舞台成为表演艺术，如《云南民族民间歌舞》与《爱的足迹》。前者纯朴粗犷，演员来自民间；后者艺术性较高，演员是专业的。这两台节目虽有共同之处，但又不能相互代替，这是民舞搬上舞台后两种不同的发展。总之，我们对民舞的发展值得很好的研究。

何惠芳（浙江省《民舞集成》副主编）：我认为民间舞是活的文物。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广场民舞及舞台表演舞“民族民间歌舞”、“爱的足迹”。从这些舞蹈中使我看到，每个民舞都留下了历史的印记，是历史文化集聚在舞蹈中的反映，值得我们研究。我在浙江搜集民舞时发现，许多民舞与出土的文物，无论从服饰、姿态等各方面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我国对出土文物十分珍爱，可是对保存活文物的民间艺人及活的文物——民间舞却不重视。

我这次来参加艺术节认识了一些搞研究工作的老师，他们要我们搞基层舞蹈的同志，不只是为别人提供资料，而应进入研究层次。他们这样热忱的鼓励使我十分感动，下决心今后努力、并通过我们的研究向社会证实：存在于人民生活中的民间舞蹈，就是“活的文物”，是与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考古、宗教等关系十分密切的。在民舞调查中，我们发现杭州有“轧蓼花”习俗，经分析研究后，实为原始群婚意识的遗留。我在剖析《女吊》的舞蹈动律中，发现中国古代妇女坚强、反抗的精神。我们应珍惜祖先留给我们的遗产，去研究、发扬优良的传统。

看了《民族民间歌舞》、《爱的足迹》启发很大。在《爱的足迹》中有一段舞蹈只用了简单的民族乐曲主旋律，只作了简单配器，然后运用现代技法进行处理使乐曲从单薄音符开始逐渐展开到辉煌的顶点。看后非常激动，并得到启发。这说明无论是音

乐、舞蹈的发展创造，开始亦可用复杂的旋律，但经艺术家的发展创作后，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我们搞民舞也应走这条路。希望今后与音乐家合作努力创造为人民喜爱的中国式的《迪斯科》、《交谊舞》。

刘国治（江西省舞协分会主席）：今天我又“重新”看到民间舞强大的生命力，我说“重新”二字是因为在五、六十年代我们是可以看到，后来逐渐没有了。现在有些怪现象，我们那里有一条民谚：十亿人民七亿摸，二亿半人迪斯科，只有五千在工作。这说明迪斯科在我国流传很广，电视上也大力宣传，对民舞的宣传太少了。云南艺术节这么大的活动报上只登很小一条消息，根本不重视。我想提两个问题：我们对传统文化在感情上是否淡漠了？我们是否认为传统文化已经过时了？

记得84年在江西搞第二届华东舞蹈会演时，这类理论就开始了。如当时民舞《鲤鱼灯》得一等奖却遭到一部分人攻击、喝倒彩，他们认为“道具舞”不能算舞蹈。以后《舞蹈艺术》在北京曾召开过民间舞讨论会，有人就提出了民舞要消亡（即民舞消亡论）。舞协在福建召开的讨论会上，曾有人提到福建民舞《拍手舞》、《高甲戏》中的舞蹈非常美而且很完整、有人就说由于我们传统舞蹈多而完整就成了负担，多了又成为包袱。认为阻碍我们前进的是传统文化，民舞过时了。我认为阻碍我们前进的不是我们的传统文化，而是保守思想。

此外，我们舞蹈刊物上的研究文章，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到处引用，卖弄文字。有些文章连标题都让人看不懂，应改进才好。

刘金吾（云南省舞协分会主席）：欢迎各位到云南参加艺术节。我对这次广场民间舞会演有这样的认识：非常必要、非常及时、意义非常深远。

第一、非常必要。民舞有多种功能，它与人民生活关系密

切。我们可以从云南各民族的节目中看到总是少不了舞蹈，成千上万人跳、有时跳几天几夜。在民舞中也可看到社会历史各时期的遗存。如反映景颇族原始群制时期的舞蹈：男女如何婚配、生儿育女等，这在当时应该说是进步的，因为民族要生存、发展、就要繁衍。许多民舞中都有盖房、种地、植棉、纺纱、织布、做裙等等模拟动作。纳西族的《窝热热》是教育子孙记住自己的民族如何从西北高原迁徙过来的。随着社会的发展，现在一些祭礼舞教育功能减弱，逐渐加强了娱乐功能。少数民族人民生活中最喜爱的歌舞，怎能消亡或不要了呢？文化上不平等，也谈不上其它方面的平等，所以民间舞蹈不发展或取消，是完全不可能的。

第二、非常及时。改革开放带来了一些外来的东西，这很好，但也造成一些混乱。如有人说民间舞蹈是农民的舞蹈会自然消亡，或认为它会自生自灭。有篇文章说民舞是模拟性的、原始的、简单的、落后低级的，总之持否定态度。我一百个不同意，这种论调完全脱离群众、脱离现实生活，是行不通的。最近有人提出霹雳舞是新的、城市的民舞，用外来艺术代替我们民族艺术是很危险的。这是不要“根”，这会影响下一代，我们一些青年人送到北京去学习回来后，认为民舞是低层次的，自己要搞高层次的，这种思想很可悲。我们的民族文化应该成为教育下一代的主课。这次广场民族会演正是处在这种思想混乱时期，我们用事实来教育他们，所以说非常及时。

第三、意义非常深远。这次会演让下一代知道我国民舞有多少美好的东西。建国以来或说从延安座谈会以来，党和政府很重视民舞的发展，但随着各地专业歌舞团的建立，更多地注重了专业化、剧场艺术的发展，对广场民舞、群众自娱性的民舞则重视不够，使民间舞失去了本来的意义，以致民间舞蹈的保存、发展成了少数专家的事情。如内地的《秧歌》、《腰鼓》等，解放初

期学校、工厂都跳，可是慢慢地都没有了，只在专业团体的舞台上可以见到，而那也是经过再创造的民舞。所以我认为只有让群众自己来保存民间舞才能做到真正的保存。但是我这种观点与“民间舞蹈是农民的舞蹈，应该让其自生自灭”的观点截然不同的。我认为民间舞不仅是农民的舞蹈，也可以进入城市，而且要满腔热忱地去关心、领导、组织。如这次全国部分省、区广场民间舞蹈会演即是积极的领导和重视的产物。但还应重视群众自娱性（人人都可参与的）的舞蹈。如果只重视表演性舞蹈又容易往专业化方面靠拢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不同意“专业和业余的互相竞赛。”因为我觉得两者之间应有不同层次和功能。民间舞只有在发展中求得保存才能真正的保存。但必需沿着民舞自身规律的发展而发展，而不应强加。群众自己也在发展自己的民舞，而且做得很好。如会演中安徽的《花鼓灯》、辽宁的《高跷秧歌》。而土家族的《摆手舞》、达斡尔族的《鲁日格勒》就发展得不好。我们云南《打歌》、《新嘎光》经群众自己发展后广泛流传。昆明的公园里一到星期六、日都有许多人在那里跳《打歌》、《烟盒舞》。如果我们加以适当的规范、组织、提倡，就可能在昆明的学校、工厂及民众中普及起来。让民舞归还人民。这次会演深远的意义就是重视了自己保存、发展、创造民舞。我们应在发展中求得保护。

我觉得民间舞的形式有：一、群众自娱的，二、群众广场表演性的，三、舞台表演的。四、在民间舞基础上进行艺术创作的。这次艺术节中使我看到了这四种形式不同的民舞，可以说是百花齐放争奇斗妍，因此更增加了我对民舞发展的信心。

雪向东（海政歌舞团编导）：我原是大西北的，最近才调到海政。

我在六、七年中曾激动过两次，第一次是我随陕北民间艺术团访问苏联、法国、瑞士，带去了我创作的一台作品，当我搞的

纯民间的《陕北秧歌》从莫斯科广场一直跳到高尔基大街，在那长达五华里的大街上，观众一直为中国、为中国民间舞蹈热烈地欢呼时，我激动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民间舞受到如此欢迎，增强了我的民族自信心。这次参加云南艺术节到达的当晚就看了第一台演出“民族民间歌舞”，我又一次激动了。云南不愧是歌舞的海洋。这些来自基层的各民族业余演员们，以25种不同个性的民间舞展现在我的眼前，当时台下的观众大多都是专家，可是台上和台下的感情却是相通的。以后又看了专业演出的“爱的足迹”。在民间有各种风俗，而作者恰恰选了民族婚礼，确有独创之处，创作性很强，比广场民舞又高了一筹。由此可以看出作者不仅民舞根基扎实，且熟悉民风民情，只有对民间舞有着深厚的感情才能创作出这样动人的节目，使我感到我们搞民间舞蹈有奔头。看了舞剧《咪依鲁》，相比之下就没有那两台晚会激动。我喜欢广场民舞的《花鼓灯》、《高跷秧歌》、《农乐舞》、《阿细跳月》。有的代表队如湖南、山西等的广场民舞，舞台性比广场性强，缺民间舞的感情，缺神。民间舞就是要跳“神”跳“情”跳“心”。跳民舞用的是一股心劲，因而才越跳情绪越高。舞出即兴的动作就越多。我们从这几个好的广场民舞中可以看出他们之间有个比劲，有了比劲就跳出了“神”，这样的民舞跳得时间再长些也爱看，它使观众坐不住，想进去同他们一起跳。

近几年来，尤其第二届全国舞蹈比赛后，我保持沉默，我一直在思索，没有探讨。民舞的出路在那里？为什么我们专业歌舞团在大城市演出受到冷遇？第一届中国艺术节好像是专为专业舞蹈演出而设的，这是脱离群众的做法。听说明年的第二届中国艺术节还邀请了外国舞蹈团来演出，并以专业团体的舞剧为主，不知有无我们的民间舞作陪衬呢（哄堂大笑）？好象没有，希望中国的艺术节，要搞成全民性的才好。云南这次举办的艺术节做出了一次极有意义的工作——振兴了民族舞蹈事业。几十年来业余

与专业舞蹈不能成正比，不能使这种逆差越来越大。我们吃人民的，穿人民的，可是我们搞的舞蹈离人民生活越来越远，没有反映人民的思想感情，没有时代节奏和现实意识。我理解的现实意义是：中华民族在改革、在富裕。我们面对这种现实就应该去熟悉生活，研究生活，去了解人民现实的感情。

我是土生土长的陕北人，对我们的民间舞蹈有较深的感情，从八岁起我就参加闹秧歌，我这大半辈子都交给了民间舞蹈，贾老师搞蒙古舞成为闻名国内外的舞蹈家，我相信我搞陕北秧歌也能成为舞蹈家。

王克芬（舞研所研究员）：舞蹈是艺术之母，“广场舞蹈”是舞蹈艺术之母，是最古老的舞蹈形式，是群众进行自我娱乐、自我教育的文化活动，它从原始社会一直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发展，是与人民生活最为密切的舞种。云南艺术节的领导及广大的舞蹈工作者抓了“广场舞蹈”这在舞蹈活动中最根本的一环，把各地区多姿多采的各民族舞蹈在艺术节期间汇集昆明，使我们大开眼界，大饱眼福。今天许多地区都在搞“轻歌漫舞”、“挣大钱”，在这种氛围中提倡民族广场歌舞、这种举动的本身就是一次振奋民族精神、拯救民族传统舞蹈的创举。我向为我们提供这样一次极好学习机会的有关单位及长年累月跋山涉水在深山辟壤为挖掘民间舞蹈付出了艰辛劳动的同行们致敬。他们的功绩不但我们会牢记，我们的子孙后代更会感激他们。殷切希望所有的省、市、自治区能举办类似的艺术节，为发扬光大我们中华民族独特的舞蹈文化作出贡献。

我是研究舞蹈史的，在艺术节期间学习到许多东西，不少舞蹈都是舞蹈史的“活化石”，这些舞给了我许多启迪，经过我们一段时间的消化后，我相信会对我国舞蹈史上的许多问题起到印证作用。所以我特别感谢所有参加艺术节广场歌舞演出的各族优秀的民间舞蹈家。

彭松（北京舞蹈学院教授）：关于名称问题如何提法？我以为叫广场舞蹈是相对对舞台舞蹈来说也是可以的。民间舞有自娱、娱人、娱神等多种功能，但自娱的又不一定在广场上跳。群众舞蹈与专业舞蹈这两个词也是相对的。群众舞蹈中有自娱、娱人的，专业舞蹈也有自娱、娱人的，如何分好？。

四十年代延安有秧歌运动，四十年代后期在国统区有“边疆舞”，当时也成为运动了。随着大城市的解放，《秧歌》、《腰鼓》也进了城，以后逐渐没有了。我感到民舞也有个如何提高的问题，看了电影《黄土地》中的《腰鼓》后，我觉得安塞把《腰鼓》提高了一步。民间舞的提高是一种天然的，是人和自然、土地、国家、感情多方面因素产生的一种艺术。我们搞专业的无法去提高它。就拿《花鼓灯》作比较，我与李正一52年就到安徽学《花鼓灯》，是最早的一批，今天看了《花鼓灯》后自愧弗如，所以说我们无法代替。说民间舞是“活化石”、“活的历史”，我同意，但又嫌不足，因为民舞是我们生活中离不开的，如果说是“化石”、“文物”离我们似乎又远了。

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些民间舞都有着悠久的历史，无论是《秧歌》、《腰鼓》以及许多少数民族的舞蹈，可以说都是与其民族同时开始存在的。如《秧歌》与“社火”是一个东西，但又不是一回事。“社火”是为祭土地神的，而《秧歌》是祭谷神的。说其起于宋代也不太确切，应该还要早得多。所以说我们的民间舞历史悠久，是我们的强项。我们的民族舞剧还不能与芭蕾抗衡，而印度的婆罗多，卡塔克可以与芭蕾相比。我们的古典舞也不能与其相比，而民间舞蹈却可以，所以更证明民间舞是我国舞蹈的强项。云监新编的民间舞《爱的足迹》、《我的高原人》也是专业舞蹈工作者的强项。我们应打开三扇大门：一、西方，二、古代，三、未来。我们要研究西方的、古代舞蹈，也要研究未来的舞蹈，才能使我们的舞蹈事业昌盛。